

往海里撒点盐

w a n g h a i l i s a d i a n y a n

周晗 著



开明出版社

往海里撒点盐

世界历史地理知识问答 / 往海里撒点盐

周晗 著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海里撒点盐 / 周晗著.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31-1172-0

I. ①往…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60 号

责任编辑 柴 星 吴雪君

封面设计 刘 欣

往海里撒点盐

作 者	周 晗
出 版	开明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89×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字数 141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1-1172-0

定价 30.00 元

悲哀如我

——代序

又一年的春天，各种花开得非常过分，好像要淹没整个季节。

这个季节，我一如既往地悲哀着。这周遭太注重功利，太工于心计，缺乏一种纯真的惆怅和悲凉。

悲哀，是能防止内心腐败的盐。

我幻想过改变外部环境，其实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我阅读和行走着，我极其缓慢地写作，与自己对话。我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的心空出来。

我需要永不停止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对话，这个过程才是紧要的。我让自己成为流亡者，迷失在记忆里，迷失在没走过的风景中。漫游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才是我的目标。我纯乎求观照，在时间和空间中见证自我。

这种观照既瞥向内心，又瞥向远方，直至内心睁开眼睛瞥向远方。我的内心宽阔、丰盈，鸟翼般地震颤着。更多的时候，幽冷、凄清，悲苦无尽。

悲伤清晰地存在，幽灵般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的心中徘徊。这种悲伤不是因为生命的孤独和疲惫产生的，是生活强烈的无效性和虚无感，这是无数人的共同的命运。我们都是被一切都在崩塌消亡的时代遗弃的子民。

在被拆迁的生活中,家园已面目全非,连乡愁也无处落脚。种种压力、逼迫和深重的侵害,何以舒缓?无知无畏的大规模的物理伤害中,城镇被捏造篡改。平和有致的生活方式伴随着德性一起死灭了。无形悠远的文明已远逝,流淌的是充满垃圾和毒素的污水。这个族群几乎所有人都流淌着重金属超标的污浊的血。种种梦呓,更像一个巨大的嘲讽。

这个世界可以设想为一场悲剧,不幸的是,身在悲剧中却无悲剧感。我们时刻忙于应付好大喜功的自我,不可能顾及畸形的人格,荒唐的恶行。仓仓皇皇的皮囊一生中,自己糟践自己,自己狎弄自己。

人人知道问题在哪里,人人都在加剧问题。在支付创深痛巨的代价和牺牲后,谁在万丈迷津里真正醒悟和觉后自渡?你说你想要的是幸福地生活,但我不需要这种可耻的幸福。你崇尚发展、进步和科学,但我说,发展和进步是可怕的新装,科学是愚昧和荒谬的代名词。

与时代的不愉快是一种道德。人若是坚信自己的生命是自由的,他与时代之间必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回归到内心,才能走向自由。

唯一的真实是,你一个人来到世上,也只会一个人归去。因此,我不想被解救。只有绝望才能解救我。抵抗绝望的唯一途径是呈现绝望的真实面孔。只有绝望才能开辟灵魂的栖息地。

有什么比爱与美更重要?

《日瓦戈医生》中有这样一句诗:“要用隐秘的苦痛,去温暖冰冷的生计。”写作如是,生命亦如是。

能感受苦痛的人容易存活。能让自我空无的人容易充满。

让空出来的心去感受,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哪怕,青春默默燃成灰烬。

2013.5.25

目 录

悲哀如我
——代序

第一辑

秘密花园·····	003
夏天·····	006
看海·····	010
我真想知道·····	013
茫茫黑夜漫游·····	016
流向大海的路·····	019
石头也有会歌唱的嗓音·····	022
汪洋下面的血·····	025
我的人生是东去的流水·····	028
钻石和铁锈·····	031

第二辑

贫穷的大海·····	035
无力岁月·····	040

一种情绪以苍茫命名·····	044
在路上·····	046
没有梦想,只有怀念·····	048
交付了内心的旅行·····	051
夕烟轻扬里的前世今生·····	053
大海如镜·····	055
故园漫游·····	058
没有故事的人·····	061
不是忏悔·····	062

第三辑

“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	067
锯断了双腿的旅行者·····	082
火中取栗的人·····	091
让星星散布在自己的天空·····	096
乌鸦飞过麦田·····	099
在破碎黑夜中呼喊的男孩·····	101
笔记四则·····	120

第四辑

心灵的地形学·····	131
天空·····	133
白日梦·····	135
鸟飞无痕·····	137
拈花微笑·····	139
所谓时间·····	142
沉船·····	146
往海里撒点盐·····	148

第五辑

对自我的一种观察.....	153
穿紧身衣的田鼠.....	162
深层的光明.....	171
安魂曲.....	177
跋：海滩	180

第一辑

你想要突破束缚投奔自由，在一片开阔地上行走，但地平线不也禁锢住你的视线？自由是另一种禁锢。生存自有难以逾越的铁律。

1943

1. 1943年1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旨在摧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并占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首先在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这一行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陷入了被动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一行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旨在摧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并占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首先在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这一行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陷入了被动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一行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秘密花园

我要造一座园。

一座名叫思慕、拜谒、冥想的秘密花园。

那片野地早就铺展在那儿了，当我内心的惊蛰突如其来地降临，我开始在领地上建造一座园子。

窄小的地理空间里，我肆意雕琢着园子的形貌。那个时节，光色烂漫，花朵在灼热战栗地开放，纯稚的我满怀着没有着落的热情，痴迷恍惚地打造着诗歌般阶梯式的宏伟建筑，还有纪念碑似的铜像。当园子里充斥着矫情和自我炫耀时，栖惶落寞也就纷至沓来。转瞬间，隐秘的恋情已成孤寂的春梦，类似于幻境和骗局。

充盈和喧嚣，这也是荒凉的一种形式。

思慕的心冷下去，驻足在园子里的甜蜜的幽灵倏忽间消失了。我明白，我的园子不是瑰丽的样板。

我记得，这座园子有过行将倾坍的时刻。无坚不摧的现实，让我处于低贱的阉域，花园的基座在沉坠、下陷，那有着曼妙的结构的建筑颓然崩坍。心疏志废的我神经性地欲铲除尚且低矮和细弱的植株。酷烈的现实是内心的敌人，内心难道不是一种现实吗？比现实更加酷烈。我活在高度的精神分裂中。

其实，只有背负悲剧，才能诠释命运。现实看起来是内心的敌人，实际上却是内心的一种映照，一种绝望的回声，让污浊的世风噩梦般不可容忍。

于是，这世界要强化什么，我就弱化什么；要废弃什么，我必须让其重生；要掩埋什么，我就召唤什么。尽管气若游丝，但不绝如缕。心志充实了襟抱，当花园行将荒芜时，需要一个引渡，吐绿的叶芽终会蓬勃地在深处浮现。

天地之大，之空阔，之虚静，是迷懵的人心无法企及的。在无限的虚空里，我决意让一座繁盛的花园把整个生存的日子充满。那里，没有衰败和枯萎的人生惨景，有的是在爱悯中绽放的灿烂的光华。

我对这座秘密花园的瞻仰与膜拜，源于对现实的深切敌意。而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内心发光。它成了我的灯室，光亮的源头。

我照看和眷顾着它。它真正开始寄养我的生命。这座园子是我居与游的处所，我在静居坐卧里独自低徊和畅想，任意设定精神旅行的路线图。我是囚徒，也是放浪的漫游者。

一往无前的时间里，流离失所的我早已走失。远方始终是一种幻觉。我在幻觉中起伏。花园里布满困倦幽暗的交叉小径，每条小径都是迷津的入口，我挣脱理性和逻辑的锁链，在充满谜性和歧义的空间里迂回行进。步移景异，殊异和陌生的沿途风景随着时间的进程而被编织进来。我的花园成了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版图。

在闭抑的花园里，我的人生缓缓流逝。花园渐渐修葺成形。高筑的墙垣，包裹着我阔大的精神容器，我的门庭狭小而寒怆，但遍布自然的荫绿，每一扇窗户都凉爽湿润。嚣张的面貌已在不觉中变改。貌似简陋的构造，不是琐碎的堆积、枝节的衍生，总有着曲折和隐晦的记忆，体贴外物的柔软心肠，和疏密的

哲学。

生活日益凋敝，但花园生机盎然。我忍受了牺牲，默默地用心血浇灌着它。在它的细部，找不到剧痛的创痕，满眼都是柔弱的存在。被放逐时正是建构自我的好时光。我气定神闲地冥想和自语着。我满足于这样一种状态。尼采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任何怎样活的方式。即便道路凄凉和四面楚歌，它顽强地保持着美好和纯净。这座幽秘的花园生长在心里，常常不经意地浮现在面额上。人的灵魂是完全有形的。

《道德经》里说，大成若缺。我的花园必然是不完美的。园子里遍布建构物的碎片，断壁残垣梦境一样地浮现。我怀旧的眼，伤感地叠印在野草荒藤间的颓墙上。我在怅恋中感怀与伤春，空寂中已收尽苍凉残照，会有雨雪悄悄来袭，无边地落下来。在自然的恒动中，在道与禅里，我灵魂的舵转向何方？

终有一天，我迷目成盲，陷入昏冥的黑暗中。我注视着苍凉的内心。它如同从太初中浮升起来，幽深而虚渺。内心的花园只能在自我凝视里自我崩坍。最好不要有废墟和遗迹。它已向所有人关闭。

走了、散了、消失了、离去了，爱了、恨了、怀念了、遗忘了。当我离开，我已在—首失落的挽歌里获得彻底痛爱过的证词。

我可能会庆幸吧。

大道崩圯，我还有一个纯粹静穆黑暗的秘密花园。

2007年12月

夏 天

寻常日子里的某个时刻，总是能铺开我的心路。

现在是杨梅红熟的七月了，天空蓝得彻底，云气不停变幻。气象台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炽热包裹了整个城市。我在家中看着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渐渐地在柔软的沙发上陷落进去，看完后，满心是难以排解的惆怅滋味。

我的假期呢？我的田园呢？

那些个暑假，我总被困守在家中，找不到书读，就守着黑白电视。午饭后在二楼的水泥地上摊开草席，会睡到三四点钟。通向阳台的门开着，一长条边界分明的斜射的阳光渐渐移到户外，醒来时，是恍惚的烈日晴空。

我常在窗前留下长久的背影，眺望远远的河岸上三两经过的人，或俯身观摩阳台上出沒的蚁群。夏天是一个牢笼，无处可去的少年，单薄的心魂在无声无息里浮荡着，而肉身已开始喧腾，他还不会调适。那时的阴郁和荒凉中，更多的是忧哀。

这个若有若无的人，灵魂像一只飞蝇盲目地在玻璃窗上碰撞着。

我曾在那个暑假被偶然的爱情折磨，强烈地思念一个人，见不到她了，渐渐地，思慕淡远了。在心事和想象里，没有祈求，也

没有怨叹。

日子是一种自言自语。

那么多年过去了，水流不尽的日子如雨点般的蹄音哒哒远去，留不下一丝荡起的烟尘。记忆崩裂剥落，只余一种如梦的沧桑。

现在的我，心深得像海，复杂极了。

前两天我陪一个官员到邻县一家颇具规模的家具厂，我内急误入密闭的加工车间，浓烈的甲醛味使我双眼辛辣，我捂着口鼻正欲退出，看到一个头发被飞舞的尘屑染得灰白的十四、五岁的民工神情木然地看我。

老板告诉我，赚钱并不容易，一套家具出口到中东只能卖700美元，而西班牙制作的一张木床的价格就是它的百倍。工人嘛，每两年就换一拨。

我知道他轮换工人的原因，内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饭桌上我们相互敬酒。我知道我是他隐藏着的同谋。我和他建立起互相体认、不可剥离的可耻的关系。

在穷苦面前，生命轻贱如草。生存的边界上，尊严和道德又能有多少余裕？为了活得体面，我不是端着一颗精致而复杂的头脑，站在分裂的立场上，以污浊和畸形换苟活。

毒辣的日头用眩目的强光遮蔽了蓝空，浓烈的繁荣掩盖着猖狂的毒素。堕落无边的世道里，哪个人的土地不在飘移和沦陷？生命如同灰烬。

窗外，棉絮般的云彩迤迤而行，你看到了风。云彩的方向是风的方向。失去地心引力的云朵无法立稳脚跟。我呢？也只能被不能左右的外力推搡着跌跌撞撞地向一个个模糊的地址迁徙，哪管水深火热、曲折弯转。

路已不能折返，媚权拜金的世风，逆转着你的个性，你的伤口被惨烈的疼痛燃烧着。你医治着自己，即便愈合了也会突然

尖锐地绽开。

我神思恍惚地看着重演的《冬冬的假期》，满眼的深绿色。我想象着，家乡山上的草长高了吧？

这设问令眼底浮现的景象如真如幻了。

我的记忆，像在重述一个梦，只是为了抵抗短促如草的年月里遗忘的覆盖。

那时的阴郁、荒凉留下来的尽管是含糊朦胧的记忆，但也是昨天和今天之间的裂缝里透出的光亮。与现在的我有一种秘密的授受关系。岁月如海潮，在苦涩的水里浸泡的我，经历过绝望的浪头和激流的淘刷，造化成我的蕴藏和气质。那些看似生命中最为黯淡的片断，但仿佛藏着至深的幸福和迷人心窍的柔情。我脆弱又满怀深情地吟味那种寂寞的节奏，让记忆款款而至，在呼吸间真切地化入空虚的生命。

是的，田园将芜，胡不归？

你想要突破束缚投奔自由，在一片开阔地上行走，但地平线不也禁锢住你的视线？自由是另一种禁锢。生存自有难以逾越的铁律。

那就迎着这个季节走下去。我也许是个失败者，但我无需怜悯。我也不知道前方是否有深渊和埋伏，但要抑止住投机的心理，径直完成自己的生命。

我再一次回望，那个炎热的下午，你和弟弟去寻找家里放养的几只雏鸭。你们沿着河流一直走着，直到落日在河的尽头隐没。你们停住了，不知到底要去哪儿，不知是否和寻找的方向越来越远。你找不到答案。

如今，你已翻越过那么多的季节，但那个夏天的黄昏在远处如星辰般闪烁着，引导着你的长旅。那个散发着安详气息的黄昏，河水从容不迫地流动着，和漫游着的我的脉搏相应和。我充满着迷惘和无奈，美和忧伤悄然汇入心流。一切都为一个初醒

的生命准备着，决定着我种种可能的命运。

这就是我的假期和田园。

我还是要问自己，和记忆孤绝的拥抱，又怎能使一切在顷刻间冰释？我寻找秘密的索引，幻想赋予失去的岁月一种生命，是否只是西西弗斯推动石头时掠过耳际的一缕微风。

似火的骄阳，残酷地烤晒着大地。

我的假期呢？我的田园呢？

2005年7月4日